

远行
译丛

那里的印度河正年轻

〔爱尔兰〕黛芙拉·墨菲 著

阎蕙群 译

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那里的印度河正年轻

(爱尔兰) 黛芙拉·墨菲 著 阎蕙群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2716

WHERE THE INDUS IS YOUNG by DERVLA MURPHY
Copyright © 1999 Dervla Murphy 1977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land Publishing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里的印度河正年轻/(爱尔兰)墨菲著;阎蕙群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1602-7

I. ①那… II. ①墨… ②阎… III. ①游记-作品集
-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0293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7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602-7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写在远征之前

本书是受到意大利探险家吉欧托·达奈利(Giotto Dainelli)一段探险之旅的启迪而产生。达奈利在一九一三年与一九一四两年间从意大利远征喀喇昆仑山,他对此地的风貌有如下的描绘:“……所有老一辈的旅行家皆认为,巴尔蒂斯坦乃是西藏最西之端……”目前尚无人有机会合法进入西藏地区,我也还不确定自己想在这个时候去,不过说真的,能到“最西之端”一游,对我的确颇具吸引力,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赶到伦敦的巴基斯坦驻英大使馆,打听进一步的信息。

先前的十四个月,我的日常生活完全围绕着印度打转。怎么说呢,因为除了撰写中的印度旅游书之外,我还花费了极大的心力想要充分了解印度的文化。我亲自到印度待了一阵子,其余的时间全都拿来阅读、思考、写作,以及感受有关印度的一切事务,可以说是排除了所有的杂务。这十四个月真是一段极富挑战、刺激、疲惫但又很有意思的时光——不过,一切却在刹那间突然结束了。我的书才刚刚出炉,停笔还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人就已经到了巴基斯坦驻英大使馆。

就在我和一群长途跋涉到此的旁遮普人聊天的当儿，立刻便感受到有些美国人所谓的“文化冲击”。假如我从印度文明转换到巴基斯坦文明能相隔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这种情形大概就不至于发生了。可惜情况并非如此，因此这两者之间在许多层面上的遽然改变，对我的震撼也就在所难免了。

先前的几个星期，我经常出入“印度之家”，因而留下了印度是富国的印象，但是位于朗兹广场的巴基斯坦大使馆却截然不同（至少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时的情况是如此）。当然，这里的某些房间维持了大使馆应有的标准，但是其间的许多回廊、走道以及楼梯还是感觉到简陋。不过，这个早上还是令我有一种仿佛回到家的放松感觉——因为完全没有遭遇到任何阻碍。

印度与巴基斯坦

若硬要将印度与巴基斯坦拿来做一番比较，其实是蛮危险的，总难免会出现“顺得姑情而逆了嫂意”的情况。但是为了对这个次大陆完全不熟悉的读者，我也只得甘冒得罪双方的大不韪，试着为各位说明。

大多数的欧洲人会发现，与巴基斯坦人建立起单纯的友谊，要比与印度人来得容易；而我们一般人总是比较同情弱者，两相比较，巴基斯坦自然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印巴分裂之时，印度承袭了万事俱备、运作井然的行政首都；反观新立都于卡拉奇（Karachi）的巴基斯坦政府，甚至连一台编列名下的打字机或电

话都没有，中央政府也不是在国有大楼中办公，而是将一些铁皮屋和破旧的私人住宅暂时权充。再者，《分裂协议书》(Partition Agreements)中载明应划归巴基斯坦的大批军火，却仍旧全数掌握在新印度政府的手中，奥金莱克元帅^①位于德里的指挥总部也早已遭废除，来不及监督军火的移交行动。此外，除了著名的奎达(Quetta)官校以外，大多数军械工厂以及军校都在印度境内。印巴分裂初期，尽管巴基斯坦人情况愈来愈不利，并没有得到他们期待的外援，却依然表现出不凡的勇气。相较之下，印度由于较具影响力，反而获得几个强权国家较多的奥援。

在这种种情势之下，巴基斯坦自然博得其他国家的同情。也或许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欧洲人自觉与他们容易沟通。不过如今情势已不可同日而语，政教合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并不盛行。一九六〇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采取了许多乌列马^②不可能准许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阿尤布·汗总统所颁布的“伊斯兰教家庭法”，其中有关于禁止一夫多妻制以及离婚的规定。

其实观光客会发现，以伊斯兰共和国自居的巴基斯坦，其政教合一的色彩并不浓厚，反倒是印度的宗教意识要更强烈些。由

① 奥金莱克(Auchinleck)，英陆军元帅，一九四一年到中东指挥英军，被公认为防卫战之典范。但当时英军溃败，他终被撤职，一九四三年调回印度，担任印度巴基斯坦战区总司令，直至年底。

② 乌列马(Ulema)，由有名望的伊斯兰教神学家与教法学家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于笔者最近曾亲自造访印度与巴基斯坦境内数个历史悠久的基督教机构，所以可以断言，自从一九四七年印巴分别独立之后，基督教教会在巴基斯坦的传教工作，要比在印度顺利得多，而且即使是巴基斯坦最具有权势的毛拉^①，其影响力也远逊于爱尔兰的天主教主教。

远在印巴分裂的七十多年之前，印度“伊斯兰教复兴”组织的领导人，便积极致力于伊斯兰教的现代化，令毛拉感到深恶痛绝。这些改革者支持巴基斯坦建国，毛拉却一致反对，其理由不单是基于这项主张违反传统，而是民族主义会破坏伊斯兰教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

最西之端

巴尔蒂斯斯坦涵盖的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约自一八四〇年起便由克什米尔的邦主(Maharaja)统治，因此现在成为印巴两国之间“有争议领土”的一部分。联合国的停火线，将巴尔蒂斯斯坦的东北部、东部及东南部边界画成一个半圆形，约从中国大陆的边境，一直延伸到接近伯吉尔隘口(Burzil Pass)之处，形成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我在卡拉奇的时候，曾有一位喝得半醉的信德族人正经八百地告诉我，“那里是性感带的相反——让人觉得很

① 毛拉(Mullah)，伊斯兰教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或是伊斯兰教的法律教师及解释者，以及有学问的人之通称。

讨厌而不是喜欢”。)因此我早已做好心理准备,非得费好一番工夫不可,才能拿到进入巴尔蒂斯坦的许可证(说不定根本就拿不到)。就我所知,印度政府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其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区域,想必巴基斯坦政府也是照此办理吧?

当我终于找到大使馆负责的相关单位并提出申请时,那位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目和善的先生打量我之后回答说:“你不必申请签证或许可证就可进入我们的北部地区,只要你持有有效的爱尔兰护照,便可以到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旅行,而且停留时间也没有限制。”

“什么!不需要办许可证?”我不可置信地问他,“您确定吗?”

那位和善的先生回答说:“非常确定,我们又没有什么需要掩人耳目的,我们欢迎每位旅客到巴基斯坦的任何地区游览。不过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你只能到达停火线十英里以外的地方,除此之外别无任何限制。”接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印刷精美的小手册,介绍“吉尔吉特—罕萨—斯卡杜”,一看之后心情便往下沉,是我来晚了吗?难道巴尔蒂斯坦(斯卡杜是巴尔蒂斯坦的首府)已经成了一个旅游重镇?其实我根本过虑了,巴基斯坦观光发展公司是一个新单位,所以说得比唱得好听,它所提供的信息,或许在十年后还有机会兑现,但是一九七四年的巴尔蒂斯坦仍只是全亚洲开发程度最低的一个居住区域。

观光发展公司的资料很不可靠,根据小册子里所写的:“在吉尔吉特到斯瓦特谷地的塞杜沙里夫之间,新近修筑完成一条长达三百零二英里、路况良好的公路。”在离开伦敦之前,我原本计划

帮女儿蕾秋在塞杜沙里夫买一匹小马，再从那里拐进新修筑好的印度河公路，它便位于印度河与吉尔吉特河的汇流处附近。但是到了拉瓦尔品第之后，我的美梦泡汤了。幸亏如此，否则恐怕我这条老命早就休矣，根本无法活到现在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旅程。差不多快到十二月底的时候，斯瓦特发生地震，造成数千人死亡，而印度河公路更坍方长达四十英里。

在我们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蕾秋还不满六岁，有些人听到我要在冬季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到喀喇昆仑山，都很不以为然。不过蕾秋可不是玩票级的程度而已，她在去年冬天就已经和我一起在南印度待了四个月，算是她首次亚洲之旅。她认为，若非那次的表现十分成功，我不可能考虑这次让她同行。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次的旅途绝不可能一路风调雨顺，而且还需要高度的耐力——以一个六岁孩童的标准而言——因为对她这么个外国孩童来说，途中并不太容易遇到玩伴。不过我知道，蕾秋这孩子一向对物质要求很低，活力充沛又很能吃苦，一天走上十至十二英里绝不成问题。再者，虽然蕾秋天性喜欢有人作伴，但是身为独生女，她一向便颇能自得其乐，适应力要比大多数同龄的孩子高出许多。

我个人认为，小孩五到七岁这个阶段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的旅行，因为五岁以下的孩子生理还不够成熟，难以应付健康上的危险；而七岁以上的孩子，又比较不能够以达观的态度适应生活中的不便，以及各种奇风异俗；孩童在八岁左右，就已经建立起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而且通常是强烈的），并不太乐意遵从父母的领

导。反正情况就是如此,我已经打算下一次我们母女俩的共同出游——如果还有下次的话——必须是我们两个都同样喜欢的目的地才行,而不是像这次一样由我片面决定,然后强迫她参加。

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终于搭乘飞机前往卡拉奇。虽然我们两人带的行李都还未到免费载运的重量上限,可是似乎还是带得太多了。对于那些极力主张轻装便简的人士来说,我们为了度过这个寒冬所带的行李,还是稍嫌过重。我把我们这次随身携带的行李列了一张清单,见附录。

目 录

1	自序 写在远征之前
1	前言 展翅待飞
24	第一章 吉普车时代的吉尔吉特
51	第二章 印度河峡谷漫游
84	第三章 偏向险山行
110	第四章 哈兰伴我行
136	第五章 巴尔蒂斯坦的都市生活
162	第六章 穆哈兰姆纪实
182	第七章 哈兰有疾
208	第八章 前进克伯卢
237	第九章 诺巴希派的伊斯兰教世界
269	第十章 消失的步道
299	第十一章 吉里斯到斯卡杜
313	第十二章 春临希加
350	附录 装备清单
354	地图

前 言

展翅待飞

拉瓦尔品第那间时髦的佛莱希曼饭店(Flashman's Hotel)仍旧和一九六三年我初次到访时一样,大厅接待柜台前的巨大告示上写着:“各位贵客,请先将您随身携带的武器寄放在本柜台,再进入餐厅用餐。”虽然拉瓦尔品第属于旁遮普省,而且该省位于印度河的西方,但是那告示却令人感到仿佛置身巴旦(Pathan)。

巴基斯坦观光发展公司的总部就设在佛莱希曼饭店内,由观光局长负责主持业务。局长是一位身材颀长、年纪蛮轻的巴旦人,有着一头赭色头发,一对碧绿色的眼珠,对于那些想从事非观光性事务(像是打算在巴尔蒂斯坦过冬之类的计划)的人没多大兴趣,不过他仍旧很客气地向我解释,印度河公路已经不对外国人开放达数月之久了,所以我们母女俩必须搭乘飞机到吉尔吉特。但冬季期间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飞机班次不多,我们不一定弄得到机位。

离开佛莱希曼饭店之后,我继续前往富丽堂皇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办事处。从侧门可以进入他们的“北部地区事务部”,这里的工作人员在弥漫着长期危机的气氛中上班;往后的几个星期,这种气氛对我来说竟成司空见惯。尽管如此,不论是面对笨

手笨脚的乡下人或是粗鲁蛮横的军人，这些职员都一径以礼相待，未曾显现不耐烦的神色。在此处订机位的人，与在大楼中出入的巴基斯坦有钱人很不一样，他们大多数人肤色白皙，间或有些像是蒙古族人；有些人咳得很厉害，有的则有甲状腺肿大的毛病，其余的大多失去了一只眼睛。他们几乎人人都头戴毛料的卷边帽，这种帽子在寒天时可以将卷边放下，以保护前额及双耳不受冻。当中有极少数的几位旅客，穿着从外地旅行时买回的高级登山装束，他们颇为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顾盼自得；一般人多半穿着宽松的衬衫及灯笼裤，偶尔有个年轻小伙子，穿着从市集买来的平价西装；几位来自吉尔吉特的长者，身穿精工刺绣的及踝毛料长袍，看起来颇具王室威仪。至于巴尔蒂斯坦人呢，通常都会在肩上扛着绑得整整齐齐的厚重的羊毛毯子。

在等待天气通知的这段时间，旅客往往得在这个大房间的靠背长椅上枯坐数小时，灰色的地板上满是烟灰，有些人不自在地瞄一眼我这个唯一的外国女子。我从来没有在这个订位房间见到其他女性，北部地区的妇女鲜少有机会到平地来，至于会搭乘飞机的少数几名妇女，多半是政府官员或军官的妻女，全都由仆人替她们跑腿。

第一次来这里时，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那位温文有礼的高个子年轻人，笑着摇头对我说：“恐怕你来晚了，我们无法在冬季的时候载旅客到北部地区——你可能得一直待到四月才能回来。”

我说：“可是，我们本来就不打算在四月前离开啊，我们计划在巴尔蒂斯坦一直待到四月。”

那名年轻人有点担心地注视着我，好似下一刻我会突然怒气冲天。他问道：“你知道巴尔蒂斯坦在哪儿吗？就算是当地人，只要他们有办法，也是绝不肯待在那儿过冬的。”

我很平静地回答他说：“没问题的，我们带了好多厚衣服来。到底我们多快能抵达吉尔吉特？”

“你是和先生一起旅行的吗？”

“不是，我是带着女儿一起来的，所以请给我一张半票，她下个星期才满六岁。”

那名男子耸了耸肩，这个动作显示我们之间不太可能再进行理性的对话。他低头看着一本厚厚的登记簿：“你在我们的候机名单上排第两百八十七号，到十一月十日以前都不可能排到位子。如果冬天的雨季从现在就开始的话，你们一直要等到一月十日才能启程。”我随即付了机票钱，由于这段航程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补贴，所以两人的机票只花了区区五英镑。

之后，在走向国家公园附近的接待家庭的途中，我决定花两天的时间到塞杜沙里夫村去一趟，斯瓦特是我极想重游的旧地，这次距离我首度到巴基斯坦已经十一年半了。

旧地重游

我们借宿在拉瓦尔品第数英里外的巴旦族朋友家中，他们的村子位于印度河西岸，朋友那栋崭新的豪华大楼便耸立在山丘上，后面有一栋坚固的老房子。从他家的屋顶上，我们可以俯望

平坦的农田，远眺国家公园的绿树，以及一处占地广大的红土垃圾场，由于那里的土壤被挖去做砖，所以凹陷的面积愈来愈大。虽然此时已是十一月底，但今年的冬雨还未降临，所以垃圾场显现出极度干枯的可怖样貌，相比之下，友人家的庭院却是繁花似锦，出现了这个时节不该有的美景。巴旦族人与大多数的中亚民族一样擅长园艺，这对于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来说，的确令人意外。更令人惊奇的是，虽然大多数的巴旦族人目不识丁，却非常雅好诗文。普什图语^①是一种语汇丰富、包容性大的语言，在过去三四百年间，几乎每一族都曾出过一位重要的诗人，而且他们的后代或门生皆颇受敬重。

卡林汗的家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仿佛前世我曾身为巴旦人。我觉得巴旦人的待客之道十分独特，令人觉得无拘无束，但又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让人自觉既是受欢迎的贵客，又是备受关爱的家族分子。

卡林汗亲自设计了这座平顶的迷你皇宫，每一处细节都显露出主人的富裕及好品位。蕾秋一边四处打量我们的卧室，一边评断道：“我们很少住过这样的房子。”她脚下踩的橄榄绿地毯毛长及足踝，胡桃木的大门雕刻着美丽的纹饰，天花板上的线板熠熠生辉。卧室里的用具更是应有尽有，蕾秋的床头柜上摆着一大盒乐高玩具，浴室里还放了瑞士制的吹风机。总之，任何人看到这

① 普什图语(Pushtu)，阿富汗东部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普什图人所使用的一种语言。

里的陈设，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家庭。其实西化的只是摆设用具罢了，在西化的表象之下，他们仍然过着巴旦族式的生活，像是枪不离手，妇女依旧头罩面纱，近亲通婚的传统也还维持着，人们也照常朝夕祈祷，家里的后院养着羊群，部落之间的仇恨代代相传，贴身保镖随时都保持警戒，村里的一缸子穷亲戚都靠他们吃喝过活。其实我刚刚用“表象”这两个字非常不恰当，因为巴旦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完全不懂矫饰，当他们有能力享用西方物质文明时，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而且除了少数的例外，年轻一辈是完全不在乎表露出西化的面貌，这种情景让我备感亲切。

隔天早上，他们带蕾秋到瑙谢拉(Nowshera)附近的家族村落玩，我则出外采购物品。一副鞍具只花了我六英镑，肚带及护臀仅要价一点五英镑，而且都是全新的。虽然皮料稍差，马鞍的木框上也有点虫蛀的小洞，不过这些东西如果在爱尔兰买的话，至少也要六十英镑，所以我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之前我在英国已经为蕾秋买了一顶带有安全扣链的硬式骑马帽，以及一副马镫）。我还买了一个防水的大包，打算在必要时拿来充做登山背包，除此之外，还买了五码的绳子、一顶卷边帽，又给蕾秋买了一顶可以保护头耳的毛帽、一具煤油炉、一支茶壶、一个炒锅，以及两个蓝色的塑料碗；这一堆拉拉杂杂的用品里，最贵的是罐头食品，才十二小罐的鱼、肉和起司罐头就花掉我七英镑多。

采购这些东西用去我大半天的时间，不过这倒是调剂在卡林家生活的一个好办法，那儿的生活宛如与世隔绝。我在采买途中

听到了许多有趣的八卦新闻，尤其是那位声称表亲在国际电信局上班的年轻皮货商，他活灵活现地描述了许多亚洲重量级政客（以及他们的夫人）的香艳绯闻。不过我可不敢在这里学舌，免得无端惹上诽谤罪的官司。我足足在那间小店里待了两个钟头，店里堆满了手提箱、皮包和鞍具等皮货，在等候老板为肚带铺棉的当儿，我闻到空气中混杂了新制皮货，以及对面小吃店飘来的炒洋葱和爆香料的味，而我们那些活辣生香的国际艳史的对话，亦常常被陆续进来的顾客给打断。他们多半是来自山上的身材高大的巴旦人，有着一张气势不凡的鹰脸，头上随意地扎着头巾。他们的肩上都挂着土制的英国步枪，而且全都是来买枪套、子弹带及鞍具之类的东西。他们很会讲价，但皮货商会说旁遮普语、乌尔都语^①和英语，而巴旦人大多只会说普什图语，双方鸡同鸭讲之下，不时会出现巴旦人瞪大眼睛的场面。这时，年轻的皮货商便会很紧张地看看坐在一堆手提箱前的我，仿佛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这个异族统治者的遗族，便可以帮他对付自己的同胞。

时过境迁

第二天中午我们启程前往斯瓦特，在一辆挤满乘客的巴士上坐了两个小时。这车本来应该在十点半出发的，但一直拖到这个

^① 乌尔都语，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